

Resuscitation of Rationalism:

Study on Chomsky'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理性的复兴

——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胡朋志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青年基金11YJC720019）研究成果
宁波工程学院学术专著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Resuscitation of Rationalism:
Study on Chomsky's Philosophy of Language

理性的复兴

——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胡朋志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的复兴: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研究/胡朋志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664-0728-3

I. ①理… II. ①胡… III. ①乔姆斯基, N—语言哲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1845 号

理性的复兴——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思想研究

胡朋志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bnuh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30mm

印 张:14

字 数:225千字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2.00元

ISBN 978-7-5664-0728-3

策划编辑:钱来娥

责任编辑:钱来娥 李 梅

责任校对:程中业

装帧设计:李 军

美术编辑:李 军

责任印制:赵明炎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前 言

乔姆斯基作为语言学家的地位已得到举世公认,但他在哲学领域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情况在国内尤为突出。本研究将主要关注乔姆斯基语言研究的哲学贡献,通过理论梳理与对比分析,论证乔姆斯基重要哲学家的身份,并明确他对复兴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乔姆斯基对于哲学的关注源于他对语言的思考。以下三个问题及乔姆斯基的回答表明了其语言与哲学研究的整体思路。首先,什么是语言?乔姆斯基的回答是:语言是人类的生理官能,它是内在的、个体的、内涵的,不存在公共的语言。其次,为什么要研究语言?乔姆斯基认为,在当前自然科学还无法解释人类认识现象的情况下,对于语言的研究将会为解开人类认识之谜提供一把钥匙。最后,如何研究语言?乔姆斯基采用了内在化、理想化、形式化的路径,分别强调了人类生理基础赋予的猜测本能、突出重点的自然科学研究模式与形式演绎的理论构建方法。乔姆斯基对语言的思考既是理性主义的,同时又包含着分析哲学的特征。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的出发点与归宿均可以概括为我们是如何在证据如此之少的情况下知道得如此之多的。蒯因曾发出过十分相似的追问,这一问题同时也是历代认识论哲学家们关注的基本问题,我们不妨称之为“认识论之谜”。乔姆斯基对于“认识论之谜”的解答遵循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基本思路,主要表现为:一方面他承认天赋性的存在,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一定的知识结构,经验并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他坚持采用内在的理论构建路径来形成认识、推进研究,这一路径的特点是内在化、理想化、形式化。假说与演绎是理论形成与构建的基础。然而,乔姆斯基对于传统理性主义的复兴并不意味着传统理性主义的复辟,乔姆斯基的理性主义是经过自然化改造的

理性主义。具体说来,首先,乔姆斯基将天赋性定义为“生理遗传”,即经过自然进化而来并具有基因世代遗传的生物特征;同时,乔姆斯基并没有如笛卡尔一样对经验持否定态度,在他的理论构建过程中,经验始终是理论的起点与最终的验证依据。其次,乔姆斯基的研究方法遵循了自然科学中最为普遍的“假说+检验”模式。这一模式要求以经验为基础,对经验或现象背后的本质做出大胆“猜测”,形成假说,然后通过演绎形成具体认识,并交付后续经验检验。这一模式的采用有两个依据,分别是溯因推理逻辑(皮尔士)与“伽利略—牛顿风格”。正是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自然化改造,乔姆斯基有效地实现了对传统理性主义的复兴。

基于自然化改造之后的理性主义思想,乔姆斯基尝试对“认识论之谜”做出自己的回答。在他看来,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是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进化而来的生理基础与接触世界的经验,前者决定认识的形式与内容,后者激发认识活动产生并检验认识结果。这一回答实现了对笛卡尔理性主义思想的自然科学式解读,并且是对康德先验论的经验化改造。由此看来,乔姆斯基无愧于理性主义的“当代复兴者”这一称号。蒯因基于经验主义的基本立场,同样力图用自然主义来改造传统认识论,但与乔姆斯基相比,蒯因的改造不够彻底,因此没能成功。

本研究以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研究为切入点,以他对理性主义思想的自然化改造为主线,通过理论梳理与对比研究,论证乔姆斯基在认识论研究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并基于此论证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在当代复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全书共分为7章,第1章是绪论,介绍研究的由来和必要性;第7章为结论,主要总结乔姆斯基的哲学家、科学家与政治评论家身份及它们的共通之处。全书的主体部分共分5章:第2章论述乔姆斯基语言理论对传统理性主义与分析哲学的继承关系;第3章重点介绍乔姆斯基的几个主要理论成果(天赋语言观、I—语言、原则与参数框架)及它们对于认识论研究的意义;第4章分析乔姆斯基的研究方法,其中乔姆斯基对皮尔士溯因推理的继承与他对“伽利略—牛顿”式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是论述的重点,同时本章第3节通过对比蒯因自然化的认识论,阐明了乔姆斯基方法论的自然主

义;第5章基于对语言与儿童语言习得的不同理解,对比研究乔姆斯基与蒯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思想,并通过对比初步明确乔姆斯基作为传统理性主义认识论挽救者与复兴者的历史定位;第6章主要从语言观与本体论两个角度总结乔姆斯基对于认识论研究的理论贡献,并基于此分析两个哲学研究中争论已久的话题:私人语言与心灵自然化。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第 2 章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的理论继承	7
2.1	理性主义传统	8
2.2	分析哲学:卡尔纳普、蒯因、古德曼	23
2.3	本章小结	34
第 3 章	柏拉图的问题:语言知识如何习得	39
3.1	天赋语言观	41
3.2	语言官能(I—语言)	54
3.3	原则与参数框架	63
3.4	本章小结	77
第 4 章	方法论的自然主义:语言与心智的研究方法	80
4.1	溯因推理	82
4.2	伽利略—牛顿风格	90
4.3	方法论的自然主义	100
4.4	本章小结	106

第5章 殊途同归:乔姆斯基与蒯因认识论思想对比研究

.....	109
5.1 概念澄清:什么是“语言”?	109
5.2 殊途:儿童如何习得语言?	124
5.3 同归:认识论研究的自然化	138
5.4 本章小结	151

第6章 理性主义的复兴

6.1 认识论的困境	155
6.2 乔姆斯基对分析哲学传统的超越	165
6.3 语言规则遵守与私人语言论证	176
6.4 心灵的自然化之路	185
6.5 本章小结	197

第7章 结论

参考文献

后记

第 1 章

绪 论

乔姆斯基总是与争议相伴。在语言学方面,他认为语言学研究只应专注于句法,并只能从内部研究其结构与生成,这无疑受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语义学家以及随后的语用学家、认知语言学家的大力批判;在哲学方面,他力主复兴传统理性主义,这又无疑与当时风头正劲的经验主义背道而驰,因而受到了广泛批判;在政治评论上,他极力批评西方民主制度的伪善与美国在外交政策上的操控,由此而受到冷落甚至排挤。然而,争议与批判越多,越凸显了乔姆斯基地位的重要。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弗兰克·克莫德主编的“冯塔纳现代大师”系列中就有《乔姆斯基》(约翰·莱昂斯著,1970)一书。这一系列中与乔姆斯基并列的大师还包括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1970 年,罗素逝世,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为纪念他设立了罗素讲座,乔姆斯基被推选为首位演讲人。不仅如此,乔姆斯基还被《纽约时报》称为“至今还健在的可能是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根据艺术和人文引文索引,1980 年至 1992 年间,乔姆斯基是文献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健在学者。

著名人物总会被冠以各种头衔,乔姆斯基也不例外。乔姆斯基通常被认为是语言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政论家等,其实他还有两个更为宏观的头衔:思想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相信除了乔姆斯基传记类的著作之外,一般的研究均难以穷尽以上所有头衔的内涵。在本书中,我们将接受第一个头衔——语言学家,但研究目的还在于澄清第二个头衔——哲学家;同时为了保持论述的完整性与思维的连贯性,我们将在书的结尾处非常简要地论及其最后一个头衔——公共知识分子。我们认为,乔姆斯基的研究主体是语言学,但语言学不是他研究的最终目标。“语言是心灵的镜子”,透过语言学研究,乔姆斯基旨在找到一把解开心灵之谜的钥匙。语言学研究与心灵研究共通的一条基本线索便在于对以下问题的回答:我们是如何在贫乏的语言/经验输入的情况下获得汹涌的语言/理论输出的。这一问题显然也是哲学认识论转向以

来众多哲学家希望能够回答的基本问题。认识论研究构成了乔姆斯基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则是其理性哲学家身份的合理延伸。

视乔姆斯基为哲学家,这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论题,但是这个问题处在学科交叉点的特殊位置。这个论题虽被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者长期提及,却从未获得深入探讨。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尝试澄清两个基本问题:①乔姆斯基对于认识论研究的理论贡献;②乔姆斯基作为哲学家的身份定位。问题①是问题②的基础。在进入本研究的主体论述部分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这将一方面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个更高的起点,另一方面也使我们的研究主旨更为突出。

我们先从上面的第二个问题开始论述,即在现有研究中乔姆斯基的哲学家身份是否获得了认可。研究者们对于乔姆斯基是否可被称为“哲学家”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乔姆斯基无疑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①。持这种观点的多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多为语言学家,他们得出这一结论多是基于语言学视角而非专业的哲学分析,因而这种观点难以令人信服。第二种观点认为乔姆斯基算不上一位哲学家。持这种观点的多为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的批判者,他们认为乔姆斯基在语言学研究中所声称的“对理性主义传统的继承”不合时宜^②，“对自然主义的宣扬”又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不相符合^③，所以他的哲学贡献也就无从谈起，当然他也就不是什么哲学家。与第一种观点相似，这种观点也缺乏专业的哲学研究作为基础，因而亦不足以令人信服。

第三种观点来自哲学界，但这一观点本身并不清晰。哲学界普遍认可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具有一定的哲学影响，但并不依此就判定乔姆斯基是一位哲学家。根据我们对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浙江大学图书馆的相关文献所做的调查，1949至2010年间由国内学者撰写的哲学史、哲学词典或年鉴中共有36本设专门章节或词条对乔姆斯基及其理论进行了说

① N. Smith, *Chomsky: Ideas and Ide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

② 石毓智：《认知能力与语言学理论》，学林出版社，2008。

③ S. Pinker & R. Jackendoff,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s Special about It”, *Cognition*, 2005(95), pp. 201—236.

明,这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刘放桐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1981,第10章第5节)、全增嘏主编的《西方哲学史》(1985,第14章第2节)、涂纪亮著的《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1987,第11章第2节)、涂纪亮主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996,第7章,尹大贻著)、陈嘉映著的《语言哲学》(2003,第13章)等。在部分著作中,乔姆斯基甚至获得了与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蒯因、戴维森等著名哲学家相等的论述篇幅,这似乎说明其哲学家的地位已获得了认可。同样,在国外研究者撰写的著作中我们亦不难找到相似的论述,如卡尔·奥托·阿佩尔的《哲学的改造》(1980,第6章)、A. J. 艾耶尔的《二十世纪哲学》(1982,第9章第1节)、施太格缪勒的《当代哲学主流(下)》(1986,第1章第1节)等著作似乎也同样赋予了乔姆斯基独立的哲学家地位。这也就不难理解吉尔伯特·哈曼在其主编的《论乔姆斯基——批评文集》的绪论中宣称“没有比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对当代哲学影响更大的了”^①。

乔姆斯基的哲学学说伴随着当代(美国)主流哲学家的论辩而形成并不断发展。虽然他的观点并不一定会获得论辩对手的认可,但在这些论辩中他逐渐赢得了对手的尊重。比如,塞尔认为乔姆斯基的著作是“当前世界最为令人称道的智力成就”(Searle, J., 1972);普特南将乔姆斯基视为“一个主流的哲学家与一个伟大的语言学家”,并且“最终正确地对蒯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Putnam, H., 1989);当蒯因被问到自己的批评者中谁的作品最值得阅读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是乔姆斯基的作品”(Dennett, D., 1995)^②。

然而,仔细研读以上著作,我们却又不难发现,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首先,国内哲学研究者对于乔姆斯基及其理论的论述角度非常狭窄,多只局限于他的语言理论本身,而对于其更为重要的认识论思想却少有论述。不仅如此,国内学者对于乔姆斯基思想的解读多止于其80年代的著作,很多学者还在重复讨论“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和“天赋语言观”等概念。实际上就这两个概念而言,前一个在乔姆斯基的后续研究中已被摒弃,后一个已被

^① Gilbert Harman, (ed.), *On Norm Chomsky: Critical Essay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4, p. vii. 该书是《现代研究》哲学系列中的一卷。

^② <http://www.uea.ac.uk/~j108/chomsky.htm>

完全纳入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围。

其次,国内哲学研究者对于是否应该深入研究乔姆斯基的理论体系犹豫不决。他们一般认为“乔姆斯基的理论虽然富有哲学意趣,但其主要内容是语言科学而不是哲学”^①。而对于“语言科学”,哲学研究者们难以深入,同时更不愿深入,这就导致了对于乔姆斯基哲学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缺陷。

再次,虽然相对于国内有关乔姆斯基的研究而言,国外相关研究要深入、系统得多,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首先表现为片面性,即多数研究者只是选取与自己立场相关的乔姆斯基观点加以论述或反驳。如在以上列举的著作中,阿佩尔仅将乔姆斯基理论设定为“一个科学哲学的案例”,并通过批判乔姆斯基对于语用的忽视来确立自己的“先验语用学”思想;艾耶尔同样也是基于自己对洛克“十分同情”的立场,简洁而又委婉地批评了乔姆斯基的“天赋”学说。这种片面性还充分体现在国外主流哲学家对于乔姆斯基理论的论述多以反驳的形式出现。乔姆斯基的理论旨在颠覆主流的经验主义哲学,基于这一基本立场,他对当代的主要哲学家均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所以,无论是为了维护经验主义还是为了维护其各自的哲学观点,当代诸多的重要哲学家均对乔姆斯基进行了强硬的反驳。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哲学家对于乔姆斯基的论述也多仅限于反驳,都缺乏对乔姆斯基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

最后,乔姆斯基引起哲学界普遍关注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他与当代几乎所有的重要哲学家均有过反复且激烈的争论,这些哲学家包括蒯因、戴维森、古德曼、塞尔、普特南、克里普克等。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身处经验主义者围攻之下而又坚守自我的理性主义者被不断反驳时的艰难处境。这些争论一方面有利于乔姆斯基哲学思想的传播;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过多的争论,尤其是与经验主义哲学家的争论,乔姆斯基被完全树立在经验主义的对立面上,以至于他作为传统理性主义的复兴者这一身份被固定化,而他哲学理论的另一个特质——自然主义——很多时候却被研究者遗忘了。如果缺少了“自然主义”这一标签,乔姆斯基的理性主义似乎只能回复到笛卡尔的“天赋论”思想,对于乔姆斯基的众多误解也就由此产生了。

以上我们选取了宏观视角,简要综述了语言学界与哲学界对乔姆斯基哲

^① 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56页。

学家身份的定位,并指出了相关研究的不足。以下我们将回到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从微观的角度简要综述乔姆斯基对哲学研究的理论贡献。

如上文所述,在哲学领域,乔姆斯基既是主流经验主义哲学的批判者,也是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复兴者。就批判者角色而言,根据东安格里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教授约翰·柯林斯(John Collins)的总结,乔姆斯基的哲学批判思想共有23条,其中最重要的几条包括“反对行为主义”、“反对意义不确定性原则”、“反对蒯因有关分析/综合的批判”、“反对(作为科学方法的)还原论”、“反对公共语言”、“反对语言唯名论”、“反对自然化研究路径中的本体论诉求”等^①。“批判者”身份同时也强化了“复兴者”身份。乔姆斯基理论的最大特征就在于复兴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天赋论(innateness)。天赋论是乔姆斯基思想体系中被论述最多的理论,同时也是引起最大争议^②、受到最多批评^③的理论。研究者们多基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来理解乔姆斯基的理论,这自然有其道理,因为乔姆斯基对此有过明确表述^④。但可惜的是,研究者在关注乔姆斯基天赋论的同时,忽视了乔姆斯基在随后的著作中对理性主义传统的重新解读与对理性主义精神内核的重新界定^⑤。这种忽视的直接结果就是促使研究者与一般读者过于关注乔姆斯基理论的内在性方面,并由此进一步得出乔姆斯基反对客观经验的结论。例如,上世纪系统研究乔姆斯基思想最为重要的著作《乔姆斯基的思想系统》^⑥认为,乔姆斯基思想体系最主要的特征是主观性(subjectivism),并认为这一特征具体体现在其理性主义、个体主义与心智主义之中。对于这本著作中的理解错误我们觉得情有可原,因为一方面,乔姆斯基在其早期著作中对自然主义的论述不够充分;另一方面,该书作者又无法接触到乔姆斯基的

① <http://www.uea.ac.uk/~j108/chomsky.htm>

② N. Smith, *Chomsky: Ideas and Idea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67.

③ N. Chomsky, “Reply to Gopnik”, Louise M. Antony and Norbert Hornstein. *Chomsky and His Critics*[C].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3, p. 316.

④ N. Chomsky, *Cartesian Linguistics*. Harper & Row, 1966. 乔姆斯基在这部著作中完整追溯了自己理论的理性主义根源。

⑤ 主要参见: N. Chomsky, *Language and Problems of Knowledge: The Managua Lectures*. MIT Press, 1988;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⑥ Fred D'Agostino, *Chomsky's System of Idea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后期著作。但时至今日,仍有大量研究“停留”在这一早期的误解上,就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了。

乔姆斯基理论中与哲学直接相关的内容很多,包括“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天生知识结构设想”、“身一心统一观”、“语言表征与计算模式”、“分析/综合的区分”、“内在语言”、“语言规则遵守”、“学科统一观”等等。然而,哲学研究者们对这些的研究还十分零散,缺乏一条将之统一起来的线索。我们认为,这一被普遍忽视的线索就是自然主义。循着这一线索,我们就会发现乔姆斯基是一个反经验主义者,但他并不反对经验本身。事实上,在乔姆斯基的认识论思想中,经验依然扮演着知识激发者与仲裁者的角色。在乔姆斯基的理论中,经验是知识产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知识的产生还必须依赖于人类进化而来的生理机能。以自然主义为主线,我们还会发现,乔姆斯基并不是对传统理性主义进行简单复原,乔姆斯基理性主义的最大特征是自然主义。

如上所述,乔姆斯基的确对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但总体而言,乔姆斯基在哲学界并没受到应有的关注。贝尔戈兰米(Akeel Bilgrami, 1993)与荷曼(Gilbert Harman, 2001)就认为“哲学家对于乔姆斯基的作品持有一种令人不解的漠视态度”,这不仅“十分尴尬”,而且“代价高昂”^①。

基于此,本研究可算是对以上漠视与不足的一次补救。我们将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乔姆斯基的认识论思想,阐明乔姆斯基的哲学贡献,并明确其作为哲学家的身份。

^① 参见:Akeel Bilgrami, *In Chomsky, Language and Thought*. Moyer Bell, 1993, pp. 58—59; Gilbert Harman, “Review of Chomsky: New Horizons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Mind”,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1, pp. 265—269.

第2章

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思想的理论继承

一般认为,乔姆斯基语言与认识论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传统理性主义。乔姆斯基反复强调自己是理性主义者,研究者们对此并无异议,但实际上乔姆斯基对于自己的理论基础问题还有过不同的表述。

(1)理性主义传统。乔姆斯基认为,17世纪天才们的伟大思想现在被“忽视”了,因而有必要重新提及这些伟大的思想,复兴理性主义传统。为此,基于自己对语言本质与语言习得的相关研究,乔姆斯基专门撰写了《笛卡尔的语言学:理性主义思想史》(*Cartesian Linguistic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tionalist Thought*)中的一个章节,追溯了生成语言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其后,随着对语言知识与语言习得研究的深入,乔姆斯基深化了理性主义传统的科学内涵,重新解读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从而为这一重要传统思想在当代的复兴打下了基础^①。

(2)皮尔士的溯因推理逻辑。乔姆斯基早在1968年就明确引述了皮尔士的哲学思想^②,在以后的著作中也不断地重复引述。当被问及他的思想与哪位哲学家的思想最接近时,乔姆斯基说:“我觉得我最为接近的哲学家是皮尔士,我几乎是皮尔士的释义者。”^③乔姆斯基对于皮尔士的借鉴仅体现在溯因推理的理论构建逻辑上,与此相关的内容将在第4章进行论述。

(3)分析哲学(尤其是卡尔纳普、蒯因与古德曼的哲学思想)。乔姆斯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曾师从古德曼,其后又在后者的建议与帮助下成功申请到哈佛大学研究奖学金,得以在蒯因等人的指导下学习哲学。由此我们并

① 主要可参见:N. Chomsky,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e*. Greenwood, 1985 等。

② N. Chomsky, *Language and Mind* (first edition). Harcourt Brace, 1968, p. 78.

③ N. Chomsky, *Language and Responsibility*. Pantheon, 1977, p. 71.

不难理解乔姆斯基在其发表的第一篇论文(“Systems of Syntactic Analysis”)的第一页下的脚注中特别说明自己借鉴了蒯因与古德曼的“结构系统”(constructional systems)与“唯名论句法”(nominalistic syntax)。不仅如此,在生成语言学的奠基性著作《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中,乔姆斯基同样明确表示,“本研究过程受到了蒯因与古德曼著作的强烈影响”^①。

为解决乔姆斯基研究的理论基础问题,本章将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具体梳理他继承了上述各家理论的哪些部分,又是如何继承的;其次尝试深入分析这些被继承部分之间的共同基础,以论证乔姆斯基对于这些不同理论继承的合理性。必须指出,本部分有两点新的尝试:第一,尝试论证乔姆斯基对于康德先验认识论的继承与改造;第二,尝试论证乔姆斯基对于分析哲学的继承与扬弃。

2.1 理性主义传统

在理论继承上,乔姆斯基表述得最为明确的便是理性主义,并一直以传统理性主义的复兴者自居。但正如我们现在所普遍认为的,传统理性主义观点,尤其是笛卡尔的主要学说,明显已不合时宜,那么乔姆斯基又何以坚持这种继承关系呢?

笛卡尔作为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其观点可以被证否,但其精神却难以被超越。“笛卡尔的精神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它运用一种确定可靠的方法——探求真理”^②。我们相信这也正是笛卡尔理性主义中“理性”的基本内涵。现代研究者有时喜欢给笛卡尔冠以各种头衔,如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甚至还有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等,但如果我们回溯到笛卡尔所处的时代,便会发现一个头衔便足以概括他的所有身份——哲学家。

早期的科学(即自然哲学)与哲学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所以笛卡尔既是伟大的哲学家,同时也是其所处时代的伟大科学家。实际上,笛卡尔是代数的奠基人,他发现了几何光学的基本规则,开始了生物解剖的研究方法,并据此证明动物纯粹是机器,连后来颠覆了笛卡尔“物质”概念的牛顿在创立自己的

① N.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s*. Mouton & Co, The Hague, 1957, p. 6.

② 皮埃尔·弗雷德里斯:《勒内·笛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管震湖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页。

自然哲学之前也曾是笛卡尔的信徒。笛卡尔的研究从科学起步,相比于形而上学研究,笛卡尔可能更为重视自己的科学工作。在与布尔曼(Burman)的一次对话中(1648年),他说道:

需要注意的是,你不应该把太多精力用于沉思和形而上学问题上,或者在进行评论等事情时做得很仔细,更不应该像有些人那样试图去做些什么,对这些问题比作者挖掘得更深;他已经讨论得够深入了。从总体上对它们进行一次性的把握,然后记住结论就足够了。不然他们的心灵就离物理的和可见的事物太远,不适合研究这些事物了。然而,正是这些物理研究才是人们最渴望追求的,因为它们将为生活提供大量的益处。^①

尽管如此,作为虔诚的教徒与严谨的研究者,笛卡尔不可能仅满足于“物理研究”中的发现,他要建立的是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这一体系必须是一个既包含上帝却同时又具有数学式确定性的科学统一体。在这一统一体中,知识的起源、结构、真理性、确定性问题将会得到一劳永逸的回答。

笛卡尔认为,“科学,从整体上讲就是真的和确切的认识”^②。对于科学知识的追求不可能通过对现有认识的修改或反驳来实现,而只能基于一个总的目标,“考虑如何增加他的理性的自然之光”^③。此处的“理性的自然之光”便指人类的认识能力。能力的增加,可能的途径只有两种:一种是开发人类的潜在能力,以使其现实化;另一种是培养人类的新能力。而无论是开发还是培养,我们都需要一个能力可以依附的媒介,这一媒介便是人类认识活动得以开展的认识工具,或称“认识方法”。相对于其科学发现而言,17世纪思想家们的伟大更多地体现在他们对于认识方法的发现上,而这些认识方法“向若干别人提供了足以促成科学变革的东西”^④。17世纪的思想家们为人类贡献了两种革命性的方法:一个是弗朗西斯·培根开创的经验主义归纳方

① 转引自斯蒂芬·高克罗格《笛卡尔:方法论》,田平等译,G. H. R. 帕金森主编《文艺复兴和17世纪理性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

② Descartes, *The philosophical Works of Descartes*,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Elizabeth S. Haldane and G. R. Ro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vol. 1, p. 3.

③ 同上, p. 2.

④ 皮埃尔·弗雷德里斯著:《勒内·笛卡尔先生在他的时代》,第13页。